

一棵进城的老树

石广田



每次在城市的新区和新建的公园里徜徉,面对那些从乡下新移栽过来的老树,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沉郁:它们的树冠被整体削去,断裂的伤口上裹着草绳和塑料布,还有很多挂着一瓶瓶营养液,仿佛生命垂危的病人。如果现在它们还在乡下的话,应该是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,甚至还搭满了鸟窝,聚拢着一股股灵动之气吧。

因为这些老树感伤的原因,不仅仅是自己原来在乡下生活的时候,对它们怀有的敬畏之心。更因为随我从乡下到城里的母亲,其实就像是一棵这样的老树。

那年春天,工作都很忙碌的妻子和我无暇照看刚出生的女儿,我们就到乡下去请独居的母亲进城。对这件事情,母亲似乎已经有所准备:她卖掉了十多只鸡鸭,好在无人喂养的时候不至于浪迹街头。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:等孩子长大上学以后,她仍可以回到乡下。

开朗爽快的母亲,不知不觉间变得寡言少语起来,我隐隐觉得,她的心里还充满了焦躁。她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问起我们,“今天是星期几?”或是“家里的庄稼又该浇水了吧?”甚至是“谁家家的儿子该结婚了、该‘做九’了,我们得随礼啊!”这样的盼望,让我没有了任何推脱的借口,星期天或是节假日,我就带着母亲回到村子里。

一回到村子里,大娘、大婶等街坊邻居就聚拢在我家的门楼下,絮絮叨叨、嘻嘻哈哈地不愿意散去。母亲和她们的关系非

常融洽,还做得一手的好针线活儿,特别是小孩子的棉衣、棉裤、虎头鞋,手艺生疏的人一直等着请教她。母亲的心情特别好,脸色红彤彤的,始终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太阳快要下山,我们不得不回城的时候,大娘、大婶们依依不舍地送别,母亲笑着对她们说:“下个星期天我还会回来呢!”

妻子和我都明白,母亲在城里住不惯。于是我们就带着她逛大街、逛商场,或者陪着她说说笑笑看电视。一有空闲,就变着法子改善生活,并请教母亲如何做菜、做饭。母亲的心情慢慢好起来,心绪也平复了许多。可是节假日对于母亲来说,却依旧像“放风”一样,让她等得急不可耐。若是正好下雨,她会站在阳台上,喃喃地自言自语:“庄稼不用再浇水了……”

“人挪活,树挪死。”这句话连一半都没有说对。不管人或者树,他们幼小的时候总是容易适应环境,这个道理是相通的。可人一旦长大,就像树长大一样,根深深扎在地下,与故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几乎无法分离。挖树的人最清楚,那牵扯不断的根须、那硕大沉重的枝叶被刀斧硬生生砍断的时候,流下的汁液多么像委屈的眼泪啊!树犹如此,何况有血有肉的人呢!

多希望那些老树能够健健康康地全部活下来,历经了多少岁月寒暑,承载了多少风吹雨打,创造了多少温馨亲切……一如那些如母亲一样进城的老人,是儿时的仰望,也是成年的寄托。

家风

刘希

二十多年前,因为我父亲开着一辆拖拉机,是村子里的富裕人家。那些年,每逢过年过节,就有不少村民到我家来借钱、借油、借米、借鸡蛋,母亲从不推辞,宁愿自己少吃一口,也要借给别人。

我很是不理解,便追问母亲为什么要对人家这么好,母亲说:“舍得给别人,自己才得到的多。人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呀,咱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母亲是个舍得付出的人,她一生赢得不错的好人缘,村里人都夸母亲是个“大好人。”

那年父亲车祸,全村上下老老少少提着桔子罐头、鸡蛋来看他,父亲特别感动,这也让父亲对母亲刮目相看,并说以后就以母亲的这句话作为家风,一代一代传承下去,从此以后,“舍得给别人,自己才得到的多。”就成了父母的口头禅。

他们不光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那年父亲决定到城里开店,新装的花了两千多块的电话闲置着浪费,母亲就把它送给了刘婶,刘婶的儿子在外当兵,打个电话不容易,母亲说:“这以后她接电话就方便了。”父亲看到隔壁的王大爷住着破旧的小木屋,便把他接到我家来住,这一住就是十多年。去年冬天,王大爷去世,再回老家,家里已是空空如也,父母积攒了十多年的全部家当,除了曾搬来几床棉絮外,全部荡然无存。

这些年,父母在城里开着一个维修店,每每别人来修理东西正赶上父母开饭,母亲必定请他们一起吃饭,有时候饭不够,母亲就把饭让给别人,自己偷偷买馒头吃,也正因为如此,小店的生意极好,父母因为人品与口碑皆好,成为众人称

赞的对象。

可我却不怎么认同他们的做法。人知恩图报倒还好,对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,我觉得对他们倒不必这样客气。在村里就有那么几个人借了东西和钱之后不还的,我也因此怀疑母亲这么做对不对。有一次,我实在忍不住便问了母亲,我说付出了那么多,得到了什么呢?母亲想了想说,收获心安理得,如果当时不借出去,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会不安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的豁达与善良,舍得与付出,家里的蔬菜从来都不用买,乡亲们进城买菜,都会挑选最新鲜的,拿来送我家。夏天的西瓜,挑大的往我家里搬,还有新出来的菜油,一瓶一瓶的往我家里拿。尽管母亲执意要付钱,人家丢下就跑。母亲每次都笑意盈盈地教导我,你看吧:“舍得给别人,自己才得到的多。”我嘴上撇嘴,心里却认同了。

刚上班那会儿,有个新同事没地方住,我盛情地邀请她同我一起住,这样一住就是两年,因为没有了了自己的私人空间,但也因为帮到了人家我感到高兴,后来,有个同学找我借三百块钱,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,那时,三百块钱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,虽然这多年过去了,那个同学杳无音讯,但我还是在尽可能帮到别人的情况下,竭尽所能付出我的心力。

周围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做,我常常笑而不答,其实,我是潜移默化了母亲的思想,我沐浴在家风中,家风已是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我的心灵,深入到我的骨髓,付出是快乐的,给予是欢愉的,好家风一定要代代相传。

长镜头

桃醉

旭风

对于我来说,每年醉人的时节,便是桃花芬芳,馨香四溢的时候。

择得半日空闲,相约了伙伴,前往桃林。还未入林,一下子便被浓浓的粉红所俘获。枝丫错综的桃林,大片环着小片,小片衔着大片,竟然看不到边际。而这诱人的红,一树一树,缀满枝头,一簇簇,一串串,密密匝匝,宛若一场红色的大雪降过,其间偶尔几株稀疏的,却给整片林子平添了几息灵动气韵。和着乡村空气里蒙蒙的青烟,眼际的桃林,似一带紫色的霞霭,朦胧了天地边界。微风徐来,那青与紫的烟,随之漫漫飘忽变幻。

和风轻轻,桃林阵阵微漾,一股股馨香直透心扉,诱的脚步不敢再迟疑,旋即飞奔进去。花正值妖烧烂漫,这些可爱的精灵,各施手段,竞弄身姿,攀于枝头。它们或正,或侧,或仰,或俯,有如粉荷,有如胭脂。花大都全开了,也有半开的,偶然会碰到几枝懒起的,也含苞待放。由于它太小

巧,太娇嫩,太动人,使人不忍心用手掌碰触它,亲近它,进而越发的惹人爱怜。那些大而艳的花,忘不了炫耀自己,早早地挤于努力外伸的新枝上,争夺着空气和阳光。坐于树下,如置于一把大伞里,不知是哪位花仙,将这些美丽的精灵,收集了来,顺着枝丫,编织成了伞衣。

这时,你绝对会庆幸花仙勿忙忙的疏忽,以至于留下的空隙,先从隙缝里轻泻下来,沐浴中的花瓣,竟如粉红的玉,晶莹剔透,煞是好看。天也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静谧,更加令人沉醉!

行于林间小路,四顾全是姿态扬抑的桃树,一时间,恍然自己便是那《桃花源记》里的武陵人,“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……”。一切都是心醉的颜色,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馨香,真叫人乐而忘返了。



胭脂鲜艳何相类,花之颜色人之媚。



桃花源里忘家归。



陶醉粉红花瞬间,如坠五里云雾端。



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。

往事钩沉

淡定的底气

王纯

我们一群女孩,从小一起长大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大家有了攀比心理,开始明里暗里较劲。穿衣服,不要太寒酸,一定要压过别人。说话做事,也要出风头,显示自己有多能耐。有人还时不时显摆一下父母挣了多少钱,家里如何阔气,处处标榜自己是鸡群里的凤凰。虽然大家都明白,谁和谁也差不了多少,但总是急吼吼地想占上风。那时总觉得大家在上蹿下跳。

我们中只有一个女孩,总是很淡定的样子,她穿家里做的布鞋,还有她姐姐的旧衣服。在人群中话不多,也很少和大家争长短。但偏偏是她,好像不战而胜,没人看不起她。因为她长得好,学习好,性格好,不争不抢,就那么淡定地旁观,像一株卓然独立的荷花,有一种强大的气场,让人不得不服。

那时候我觉得,淡定是需要底气的。

越是底气不足,才会急赤白脸地折腾,拼命想赢别人。而有底气的人,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的树,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有底气的人,胸中有万千丘壑,所以宠辱不惊。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很多新手每天都是惊慌失措的样子,除了干工作,还忙着讨好上级,和同事联络感情,拼命做到八面玲珑。大家每天忙得人仰马翻,却状况百出,办公室里都是抱怨声。有一个男同事,却从来都是置身事外的样子,除了干自己的工作,别的事完全和他无关。没多久,他就脱颖而出,领导夸他业务好,能力强。会上发言的时候,他淡定地笑笑说,我对自己有信心!是啊,因为有底气,知道自己一定能做好,所以才如此淡定。

淡定需要底气,如同武林高手,练就了天下无双的武功,兵不血刃就可以掌控一切。只有那些虾兵蟹将,才会极力施展三脚

猫的工夫,然后见自己实力不足匆忙夺命而逃。真正的高手,都是淡定从容的。

有的人缺乏淡定的底气,所以得修炼。我们从很多年岁渐长的人身上,能看到更多的淡定之美。因为他们经过了岁月的磨砺,也经历了人生起落,所以拥有了丰富、宝贵的阅历和经验,也拥有了坚韧强大的内心以及豁达从容的性情。闲看庭前花开花谢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,是一种修炼后海阔天空的境界。

看过很多作家的文章,年轻的时候浓墨重彩,剑拔弩张,到了老年,他们的文字大都呈现出返璞归真的淡然之美。为什么呢?我以为是,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,极力张扬。而真正成熟之后,内心淡定,越是淡定,越可以轻松自如地驾驭文字。有了淡定的底气,才可以化繁复为简洁。

淡定需要底气,底气不足,就要修炼。